文章编号:1004-8308(2023)05-0114-17
DOI:10.13581/j.cnki.rdm.20221399

创业者如何培养认知适应能力?
——基于复杂性视角的案例研究

焦康乐[1], 胡望斌[2], 王布雨[1]
(1.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130;2.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背景下,培养创业者的适应能力是促进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提升创业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围绕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对6位创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揭示了认知适应能力各维度在创业情境下的具体内涵、自我发展机制和相互影响过程。案例分析发现,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各个维度在自我进化的同时相互影响,共同提升创业者的认知适应能力。本文拓展了认知适应能力形成机制的框架,更为细致地回答了创业者如何培养认知适应能力这一关键问题,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同时,通过关注微观复杂适应系统的内部逻辑,从个体认知层面丰富了创业微观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推动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微观研究领域的应用,对于解释更高层次的企业行为发挥了奠基性作用。此外,研究结论也可以为创业者和创业教育工作者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认知适应能力;元认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0 引 言

随着大变局时代的到来,数字化变革、国际局势动荡等诸多环境变数接踵而至,创业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加剧,能否有效适应动荡不确定的创业环境成为决定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领导力学者认为,新创企业创始人会对企业运作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创始人认知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会直接导致企业层面的结果差[1],因为新创企业拥有相对有限的资源池,所以在决策过程中会更广泛地依赖于企业高管的认知、技能和能力[2]。认知适应能力是创业者适应行为产生的认知基础,可以帮助创业者有效避免认知偏差[3],是促进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提升创业质量的关键。然而在实践中,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往往是困难的,因为认知适应能力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会给创业者精力带来较大的损耗,所以在面对动态决策任务时,创业者通常会无意识地依赖认知消耗更少的先前经验[4]。而且管理者很难将知识结构从一种环境转移到另一种环境[5],这也为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带来了困难,亟须从理论层面揭示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但目前少有学者关注创业者是如何培养认知适应能力的[6]。因此,本文致力于回答“创业者如何培养认知适应能力”这一关键问题。

HAYNIE等[7]认为,认知适应能力可以通过元认知思维的发展得到增强,并提炼出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选择和监控5个维度,但是这些概念多来自心理学领域,心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对各维度在创业情景下的具体内涵认识不足。更重要的是,认知适应能力具有动态性,各维度与创业环境有效地协调共生形成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复杂系统,共同促进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但目前学者对认

收稿日期:2022-11-09;**修改日期:**2023-09-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族能力视角下家族性资源对家族企业内部创业影响机理研究”(7220205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司内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认知能力视角”(72172066);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复杂科学视角”(QN2022029)。
第一作者:焦康乐(1993—),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创业认知,jiao_kl@126.com。
通信作者:胡望斌(1976—),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wangbinhu@nankai.edu.cn。

知适应能力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刻画不深,导致研究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认知适应能力的系统结构,能够有效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因此,本文遵循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刺激—反应”模型,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6名创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观察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系统内不同主体接受来自环境中的刺激,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从理论层面揭示认知适应能力各维度在创业情境下的具体内涵、自我发展和相互影响机制,构建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框架。这不仅能够从个体认知层面丰富创业微观基础研究的成果,还可以拓展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微观研究领域的应用,对于解释更高层次的企业行为发挥奠基作用。另外,在实践层面,本文还可以帮助创业者在不同情境下有意识地切换思维方式,适应环境变化,提升创业质量。

1 理论综述

1.1 认知适应能力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认知适应能力指在任务环境复杂、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将认知过程嵌入环境、做出反馈,并恰当、有效地改变或调整思维方式的能力,体现为以一种交互性、协调性、学习性去直面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进而塑造动态、灵活和自我调节的认知能力[3]。创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动态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创业者更加清醒地认知自我,以降低认知偏差的影响,而且需要创业者不断调整思维方式,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8]。因此,培养一种能使创业者做出适应性决策的认知能力对于从创业活动中获得理想结果非常重要。认知适应能力的核心便是思维方式在不同情境之间切换的能力,具有较高认知适应能力的个体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9],能够及时有效地根据情境的不同改变思维方式,将不同背景下的知识结构建立关联[10],从而适应环境变化。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认知适应能力是创业者启动创业活动的关键,对于创业意向、商业模式创新、决策质量、企业绩效[11]等都有积极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认知适应能力是实现创业者个人成长和企业发展的关键,是创业者必备的创业思维之一。

虽然认知适应能力的重要意义在创业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创业者要实现适应性思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反事实思维、启发式与偏见等创业认知的研究均认为[4],在面对动态决策任务时,创业者往往习惯于依赖先前经验,从而阻碍了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的发挥。因此,揭示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形成机制对于创业者克服惯性思维、有效适应环境变化有重要意义。

认知适应能力作为个体认知因素,可以通过元认知思维的发展得到增强。近年来,学者对元认知在创业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12]。元认知(meta-cognition)指认知主体关于自己认知过程、认知结果及其相关活动的知识。个体元认知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个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认知程度,进而决定了个体能否有效地处理反馈信息[13]。HAYNIE等[7]认为,认知适应能力是元认知思维过程的结果,进而从元认知理论出发提炼了认知适应能力的5个维度,即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选择和监控,各维度紧密相连,共同促进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因此现有研究多从心理学视角解释认知适应能力各维度的内涵,但是心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对各维度在创业情景下的具体内涵认识不足。同时,认知适应能力具有较高的动态性,各个维度不仅根据它周围的局部小环境并行地、独立地进行适应性学习和演化,而且处于一个共同的大环境中,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与创业环境有效地协调共生,形成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复杂系统,因此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探究认知适应能力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视角,但目前学者对认知适应能力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刻画不深。

1.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已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热点之一,尤其是我国正处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复杂,CAS将成为中国发展新阶段、新格局下愈发重要的管理思维范式、实践范式与研究范式[14]。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改变了已有的将系统元素视为“死”的、被动对象的观点,认为CAS由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组成,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主体可以实现自我进化,同时这些主体相互依赖,彼此之间有不同程度的连接,信息和资源可以通过这些连接流动[15]。所有主体作为统一的整体发挥作用,具有从经验中学习和适

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提高系统的适应性。所以,CAS具有能动性,学习和进化(适应)能力是CAS的关键特征。

复杂性理论在管理学和创业研究领域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将新创企业视为复杂适应系统为揭示系统如何成长与演化,如何由无序走向有序提供了新思路。FULLER和MORAN[16]提炼了新创企业内涵盖的6个理论化的CAS的层次,如个人能力和动机层面、内部职能活动或关系层面、商业模式或战略层面、企业网络或集群层面等,每个层次都涉及不同的本体,拥有独特的性质和现象,被不同的理论所解释。从研究对象的层次视角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多关注更为宏观层面的CAS,如供应链网络管理、企业动态能力构建、创业生态系统[17]等,对于个体层面,尤其是认知层面的微观CAS关注不足。微观层级的研究是创业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企业层面宏观现象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对个体等微观机制的解释之上。因此,个体认知层面的微观CAS研究应当引起学者的关注,认知适应能力即属于个体层面的复杂适应系统。

CAS系统遵循“刺激—反应”模型,该模型涵盖3个基本元素,分别为:①探测器,即探测外界环境的刺激;②IF/THEN内置规则,指外界环境刺激与主体行为效应之间的中介;③效应器,即适应性主体在做出适应行为之后产生的效果[18]。将这一模型运用于认知适应能力系统研究,对于揭示创业者从环境中接受刺激,进行认知加工,进而培养认知适应能力的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1.3 理论缺口

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2个层面的理论缺口。一方面,认知适应能力的相关维度均来自心理学领域,其在创业情境下的内涵尚不清晰,同时现有研究对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认识不足。虽然元认知是发展认知适应能力的基础,但认知适应能力并不是元认知的简单加总,而是元认知的相互作用涌现出认知适应能力,然而现有研究对其中的过程机制关注不足,导致研究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现有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微观层面的CAS关注不足,缺少这一层面的研究将难以阐释微观认知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机制[19]。认知适应能力作为个体层面的CAS,运用CAS理论揭示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的微观形成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微观层面CAS研究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所以,本文遵循CAS理论的“刺激—反应”模型,通过观察创业者受到环境刺激后,认知适应能力系统内各主体做出反应的过程,在理论层面构建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框架,回答“创业者如何培养认知适应能力”这一关键问题,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案例研究方法展开。首先,案例研究适用于解答内涵、过程和机理问题,有助于把握认知适应能力形成的过程机制[20]。其次,采用多个案例研究的复制逻辑有助于提升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稳健性[21]。另外,危机对于发展动态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2],环境的变化可以激活并进一步培养创业者的认知适应能力,催生适应行为。因此,本文以重大突发事件为研究情境,利用其营造的动态、复杂环境,关注创业者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探究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

2.2 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本文遵循理论抽样的原则,所选案例基于案例对理论构建的贡献。同时,采用的是复制逻辑(逐项复制和差异复制),既注重所挑选出来的案例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强调的是特定现象在哪些条件下可能被发现,同时兼顾案例的多样性,通过反复验证变量间的关系以提升其效度。因此,本文确定了2条案例选择标准。①创业者均经历过重大突发事件,且在应对过程中表现出有效地适应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创业者具备一定的认知适应能力,是探讨认知适应能力形成机制的基础。②访谈对象覆盖新手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3种类型,确保理论构建的完整性。本文在访谈了6位创业者后达到理论饱和,研究人员追加了2家企业进行验证性编码,确保没有新构念产生,并从中筛选出其中具有代表性、案例资料更为丰满的6家企业展开案例分析,分别命名为A、B、C、D、E、F,受访者及企业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及企业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v and enterprises

项目	A	B	C	D	E	F
创业者类型	组合型	新手型	连续型	连续型	组合型	新手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地址	山东省	天津市	广东省	黑龙江省	广东省	广东省
成立年份	2019	2018	2018	2019	2012	2017
规模/员工数	8	10	35	5	600	40
注册资本/万元	500	500	3 000	117.65	2 000	1 000
行业	加盟服务	新能源	生物医药	线上教育	电子制造	认证服务
身份、职位	创始人、总经理	创始人、总经理	创始人、总经理	创始人、总经理	创始人、总经理	创始人、总经理
持股比例/%	21	29	5	68	95	75

数据收集主要包括一手访谈资料和二手资料。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形式,围绕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创业者适应过程展开。正式访谈一般在90～120分钟,根据正式访谈情况,进行补充访谈。随着访谈次数和访谈企业的增加,访谈大纲逐渐完善,补充访谈次数也逐渐减少。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多样性,研究人员还收集了与受访企业相关的档案资料,包括产品介绍、企业发展计划书等,以更加细致地刻画整个适应过程,并与其他渠道收集的信息形成三角验证,最终形成原始数据库,数据收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数据收集结果

Tab. 2 Data collection results

项目	A	B	C	D	E	F
访谈日期(次)	2020.10—2021.01(3)	2020.01—2020.11(4)	2020.12(1)	2020.12(1)	2021.01(1)	2021.01(1)
访谈总时长/分钟	286	332	82	74	105	88
逐字稿总字数	45 409	58 211	17 516	15 582	22 607	18 334
二手档案资料	项目介绍、产品介绍、工作进度表	产品介绍、发展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公司图册、产品服务手册	年度报告、新闻报道	官方网站信息	官方网站信息

研究团队对每个案例进行了逐一分析,对6家案例企业所面临的重大突发事件、环境变化、采取的措施等进行梳理,以详细展示受访企业在经历重大突发事件后的内外部变化及适应性结果,形成每个案例的故事链。同时,本文还对各个企业理论维度的强弱进行了评估,例如,A、C、D、E这4家企业的创始人作为组合型和连续型创业者,相比于B、E这2位新手创业者而言,展现出了更高的元认知知识水平。通过梳理发现,6位创业者在各维度略有不同,但均有较好的表现,符合复制逻辑和案例选择标准(详见表3)。

2.3 数据编码

本文的数据编码工作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方法,扎根理论支持通过新出现的结构、命题和过程模型来揭示相对未被探索的现象[23],因而适用于本文。数据收集与数据编码工作同步展开,通过连续比较分析,在数据与涌现理论之间不断循环,同时优化后续数据收集过程。数据编码遵循开放性编码、主轴式编码及选择式编码过程。开放性编码阶段,本文首先将原始语句提炼为初始概念,例如A企业创始人在访谈中表示“*我提倡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现状,认识自身,承认不足,然后才能纠正问题,因此首先要有一个反思和自我接纳的过程*”,本文将其提炼为“反思”,概念化为“内省”,并进一步范畴化为“自我觉察”。主轴编码阶段,将开放式编码阶段提炼的范畴,按照“探测器—反应机制—效应器”的思路编码,构建逻辑主线。最后,根据逻辑主线,在选择式编码阶段提炼了6个主范畴,具体数据编码过程如表4、表5所示。为保证编码结果的客观性,研究人员在不同时间对同一数据进行重复编码,以检验前后编码结果一致性。同时,由不同人员对同一数据进行编码,对存在异议的编码结果,在编码人员之间进行讨论,并寻找具有较高权威的第三方进行评判修订,以保证编码结果的客观性。

表3 案例企业故事链

Tab. 3 Story chain of the enterprises

项目	A	B	C	D	E	F
重大突发事件	事件1:新冠疫情 事件2:话费突增	新冠疫情	事件1:股东撤资 事件2: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事件性质	消极>积极	消极>积极	消极>积极	消极<积极	消极=积极	消极>积极
环境变化	客户出行考察受限 投资人谨慎 联通固话费用突涨	国际业务受限	高管团队解散 武汉实验室关闭 武汉员工居家	线上教育市场飞速发展 资本市场活跃	员工返工受阻 开工延迟	上下游企业经营困难 开工延迟
问题/机遇	客户数量骤减 资金周转困难 组织效率低 经营理念不当	拓展国外市场受阻 国内市场不成熟 心理压力	团队成员出走 引入投资不当 业务过于单一 忽视竞争对手	获得外部投资 企业效率低 市场资源不足	人力资源不足 团队固化 重销售、轻研发 激发产品创新 数字化转型契机	账期过长 客户管理不足 运营压力增大 人事不稳定 机遇掌控不足
元认知知识	强	中	强	强	强	中
元认知体验	中	强	强	强	强	中
元认知选择	强	强	强	中	强	中
目标导向	强	强	中	强	强	强
监控	强	强	中	强	强	强
适应性结果 心理	认知升级	认知升级 积极心态	认知升级 积极心态	认知升级	认知升级 积极心态	认知升级
结构	组织结构扁平化	与下游企业开设合资公司	拓展核酸检测和科研服务项目 与基因检测、病毒检测公司合作	分权管理 拓展业务范围	员工内部创业,产品多样化 与亚马逊合作,拓展线上销售	调整账期,塑造企业文化,专业化人力资源管理
资源	关注贴合疫情背景的新项目 客户资源层次化	利用社会网络丰富社会资源 客户资源层次化	开发新市场,共享客户资源 市场资源>财务资源;客户资源层次化	市场资源>财务资源	引入智能化设备	客户资源层次化 引进人力资源

表4 开放性编码结果

Tab. 4 The results of open coding

范畴	核心构念	初始概念
环境感知	企业感知	管理问题;行业机遇;企业转型
	个体感知	心理压力;困难感;机会成本
	不确定性感知	环境不确定性;行业不确定性;企业不确定性
自我觉察	内省	反思;反事实思维
	外审	换位思考;抽象思维
创业学习	情境学习	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学习
	经验学习	从先前经验中学习
	替代学习	同行学习;专家请教
	创业教育	MBA教育;创业培训
元认知知识	个体元认知知识	优劣势分析;能力分析
	任务元认知知识	任务可行性;困难程度
	策略元认知知识	管理策略;学习策略
自我调节	认知调节	调整心理账户;心理补偿机制;归因
	行动调节	寻找解决方案;寻求社会支持
决策框架制定	多重决策框架	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
元认知体验	情感体验	创业幸福感;创业责任感;创业成就感;创业激情
	认知体验	决策自信心;决策满意度
元认知选择	因果逻辑	目标导向;竞争力分析
	效果逻辑	手中鸟;可承担损失
目标导向	目标制订	内部评估;外部评估
	目标分解	进度分解;职能分解
监控	"目标—结果"监控	目标分解;"目标—结果"评估
	流程监控	流程跟进;流程复盘

注:初始概念均来源于访谈原始语句,限于篇幅,未汇报的内容留存备案。

表5 主轴编码结果

Tab. 5 The results of axial coding

探测器	副范畴(逻辑主线):反应机制	效应器	主范畴
环境感知	自我觉察 自我觉察—创业学习 元认知体验	元认知知识	创业者生成性学习
环境感知	自我调节 目标导向 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体验	创业者体验提升
环境感知	目标导向—决策框架制订 元认知知识—决策框架制订 元认知体验—决策框架制订	效果逻辑 因果逻辑	创业者双重决策逻辑选择
元认知知识	目标制定—目标分解 目标制定—目标评估	元认知选择 元认知体验	目标导向
目标制定 结果评估	“目标—结果”监控 流程监控	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体验 元认知选择	元认知监控
环境感知 目标导向	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体验 元认知选择 监控	认知适应能力	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培养

注:探测器即探测外界环境的刺激,效应器指适应性主体在做出适应行为之后产生的效果。

3 案例分析

3.1 元认知知识的形成机理分析

元认知知识的积累过程是创业者基于现有知识和对外界环境的感知,通过自我觉察和创业学习实现认知升级,进而塑造新的元认知知识的过程。案例分析发现,创业者的元认知知识主要体现在个体、策略和任务元认知知识3个层面。个体元认知知识指创业者将自身、他人(同行业者、竞争对手等)作为认知加工者,对其认知层面的某些特征的认识,主要通过创业者自我评估、对同行业的评价、与竞争对手比较等途径获得。任务元认知知识指与创业者认知任务相关的特征、资源、目标等方面的知识,主要体现在与任务相关的特征分析、信息分析、目标分析等方面。策略元认知知识指创业者对认知策略、管理策略等方面内容的有效性及合理性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创业者对其认知策略、管理策略等知识的评价。

在突发事件发生初期,创业者受到如业务量降低、跨地域交流受限、投资者投资意愿降低等外界环境刺激,会进一步产生对个体和企业的感知,如个人决策失当、企业产品单一、团队固化等。与此同时,创业者也在突发事件中感受到了行业的不确定性,如实体经济低迷、核酸检测业务的发展、线上教育的潜力等。基于环境感知,创业者积极寻找应对之道。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的反应机制主要体现为自我觉察和创业学习2种途径。

自我觉察指创业者通过内省和外审2种途径丰富元认知知识的过程。内省指创业者对自身知识、经验的反省,主要通过反思和反事实思维2种方式实现。反思使创业者能够回顾和分析自己的主观认知,进而形成明确的个体元认知知识。在本文中,创业者感知到企业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后,反思问题出现的主观原因,借此探寻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形成了个体元认知知识,并进一步采取应对措施。另外,反事实思维也是创业者内省的一个途径,通过反事实思维,创业者分析自身在原有情景下的认知和行为,并依据现有认知发表观点,从而对原有情景下的问题产生了更高一级的认知。例如C企业的CEO在回顾其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时提到,“*如果我再回到原来的一些时间节点,我可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会更快地去找应对危机的办法。*”创业者通过反事实思维认知原有策略,从而产生了新的策略元认知知识。创

业者通过反事实思维也可以认知当前任务，进而塑造任务元认知知识。例如F企业创始人表示，“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我以后会把这种情况变成假想敌，逼着我去思考我还能做什么，哪些是我应该持续发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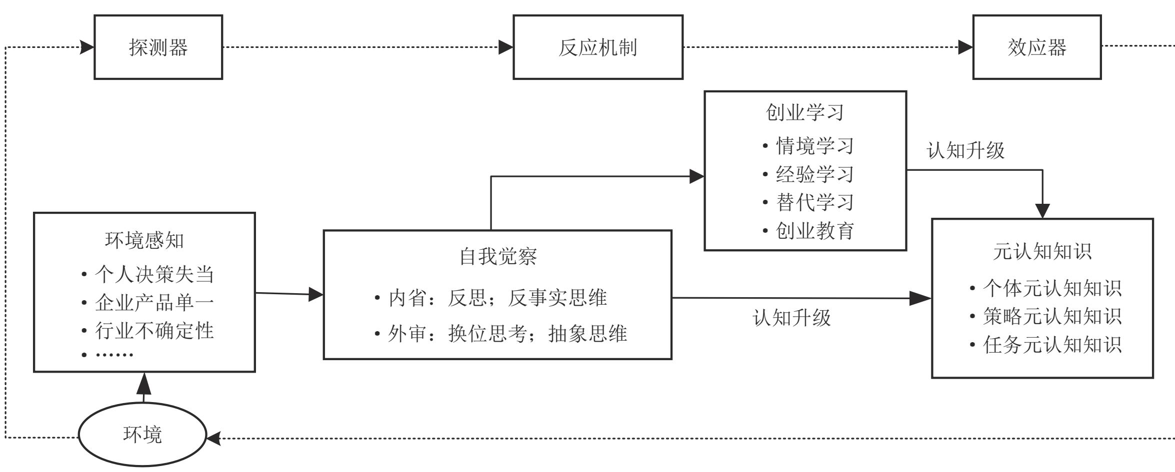
外审指创业者对企业外部环境，如竞争对手、利益相关者、行业环境等的审查，通过这一途径，创业者认可或打破个体认知，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元认知知识。换位思考和抽象思维是创业者外审的重要手段。换位思考有助于创业者认识到自身认知的偏差，产生更加丰富的个体元认知知识。“在行业内我没有竞争对手带来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我的判断是有问题的，看上去是一片大好，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呢？”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分析，C企业创始人打破了原有的“同行即冤家”的观点，转而意识到可以从竞争者身上寻求合作与认可，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策略元认知知识。同时，创业者凭借抽象思维，发掘看似不同的情况之间的相似性，或看似相似的事件之间的不同之处，对多样的情况形成统一的理解，从而塑造任务元认知知识。因此，本文提出了创业者元认知知识的形成路径之一，命题如下。

命题1a　创业者基于原有知识和对环境的个人感知，通过以内省和外审为主的自我觉察过程，塑造元认知知识。

此外，案例分析发现，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新颖的创业环境会使创业者难以通过自我觉察直接获得元认知知识，此时，创业学习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基于自我觉察获得的信息，创业者展现出了多种创业学习方式。首先，创业者通过自我觉察从自身先前经验中学习，不仅可以实现升级认知，还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当前任务，例如D企业创始人提到，“原先踩过的很多坑不会再踩一遍”，在遇到问题后，“大部分的情况是这个事情其中一部分我原先遇到过，另外一部分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会先凭借原先的经验生成一个初步的概念”；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制订更为完善的策略，从而丰富个体元认知知识、任务元认知知识和策略元认知知识。其次，从他人的经验中进行替代学习的方式也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得更多的元认知知识。例如，A企业创业者在突发情况下选择模仿他人的策略，从而形成策略元认知知识。另外，教育在创业学习中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于缺乏管理背景的创业者而言，通过接受MBA教育等方式进行理论学习，可以升级个体认知，并与自身实践知识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个体元认知知识、任务元认知知识和策略元认知知识。最后，创业者面临较高的时间压力，缺少系统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新手创业者，亦没有先前经验作为参考，此时，情境学习为创业者提供了有效途径，即在创业情境中不断摸索，进行学习，“把没有踩过的坑都踩一遍”（D企业），在实践中丰富任务元认知知识和策略元认知知识。因此，提出命题如下。

命题1b　创业者基于自我觉察，通过以经验学习、替代学习、情境学习、创业教育为主的创业学习过程，塑造元认知知识。

结合命题1a和命题1b，本文提出命题1，并构建元认知知识形成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



注：实线箭头指示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虚线箭头表示过程的流程方向；下同

图1　元认知知识的形成机理模型

Fig. 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命题1 创业者基于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以内省和外审为主的自我觉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创业学习,打破或强化原有认知,实现认知升级,塑造元认知知识。

3.2 元认知体验的提升机理分析

积极的元认知体验的塑造是创业者培养认知适应能力的重要一环。元认知体验包含创业者对于认知活动的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情感体验指个体对于外界某种事物引起特定情绪的主观感受,体现在创业幸福感、创业责任感、创业成就感、创业激情等方面;认知体验指与个体的思考或者有意识的心智活动相关的体验,主要体现在创业者决策自信心、决策满意度等方面。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要求创业者快速反应以应对事件变化,往往会导致创业者心理压力加剧、机会成本增加、创业激情降低等问题,从而降低了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的元认知体验。案例研究发现,自我调节是创业者提升元认知体验的关键手段,通过认知调节和行动调节2种途径实现。

认知调节指个体通过控制自我思想以实现潜在的认知目标,主要体现为调整心理账户、心理补偿机制、归因等自我调节手段。一方面,案例分析发现,认知调节可以提升创业者的情感体验。例如,创业者可以通过降低心理预期调整心理账户,“在目前的状况下,我把公司内部的目标放到了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会让我更有动力,获得持续的成就感”(B企业),从而保持良好的情感体验。同时,创业者的心理补偿机制也是提升其创业成就感的重要手段,体现在“创业经历可能让我多年都不会特别有钱,但是一旦我的公司有幸科创板上市了,就不一样了”(C企业)。另外,作为一种归因方式,创业者乐观的心态也有助于其维持较高的创业激情。“最近资本市场表现得非常乐观,光伏市场已经突破了市场的瓶颈,能跟任何能源对抗。所以,我是真的想把它做好,虽然困难重重,但激情不减”(B企业)。同时,内部归因也会使创业者具备更高的创业责任感,“一旦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所有事情归根结底都是我的原因,要承担责任的那个人最终都是我”(D企业)。

另一方面,认知调节还可以提高创业者的认知体验。例如,A企业创始人表示,“目标过高会影响到决策的信心,在做方案的时候,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不论什么结果都是满意的”。因此,通过调整心理账户的方式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得更加满意的决策体验。另外,乐观作为一种归因模式,使创业者在面临最坏的结果时,也可以“笑着接受”(E企业),从而提升决策满意度。

行动调节指个体通过身体力行地采取行动实现自我调节,表现为通过与家人、同行业专家等进行沟通,寻找解决方案,寻求社会支持。一方面,行动调节可以提升创业者的情感体验。例如,A企业创始人认为,“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当我的能力边界获得了突破时,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当创业者获得社会支持后,也会为创业者带来幸福感,激活创业者的创业激情,从而提高其在创业活动中的情感体验。

另一方面,行动调节也可以提升创业者的认知体验。例如,在受访企业中,多位受访者提及,来源于家人、专家或投资人的支持或认可能够提升其决策的信心。此外,B企业创始人提到,通过不断寻找解决方案,“可以跟股东达成共识,这样才能尽可能双方都满意”,从而提升创业者的决策满意度。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命题,并构建了元认知体验的提升机理模型如图2所示。

命题2 创业者在感知环境冲击后,通过以认知调节和行动调节为主的自我调节过程,提升元认知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

3.3 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的互动机制

进一步,元认知体验可以影响创业者元认知知识的累积。当创业者感知到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困难后,会不断反思问题出现的原因,塑造或更新相关认知,形成元认知知识。因此,困难感会触发元认知知识的积累。同时,创业责任感也会激励创业者不断反思、学习,获取更多的元认知知识。正如F企业创始人所言,“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把企业做下去,因为他背负着责任。”所以面临问题时,创业者会积极反思,“为什么会被冲击垮,是不是经营管理有问题,还是我的角色有问题”,通过寻找问题的根源,更新自我概念和对他人的概念,积累元认知知识。除激发创业者自我觉察外,元认知体验也会促进创业者的创业学习,进而积累元认知知识,例如C企业创始人提到,“作为一个创业者,我承受着压力,所以我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因此,元认知体验可以影响创业者元认知知识的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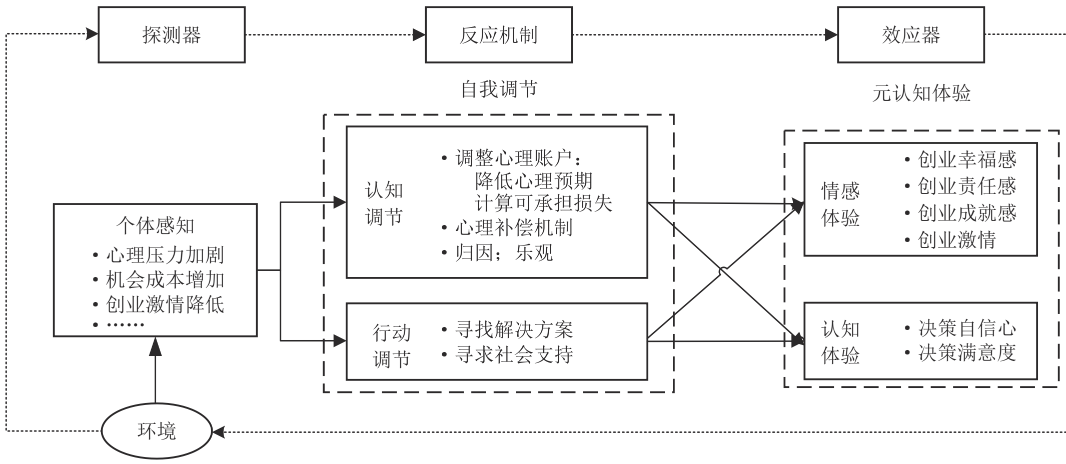


图2 元认知体验的形成机理模型

Fig.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反之，元认知知识的积累也会影响创业者的元认知体验。具体而言，一方面，元认知知识会影响创业者的认知体验。例如，F企业创始人表示，“我决策的信心在于过去的经验，不光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经验，还是公司成立到现在经历的这些事情，我反思总结出来的经验。”由此可见，创业者可以通过自我觉察，获得元认知知识，提升决策信心。另一方面，元认知知识还会影响创业者的情感体验。通过自我觉察，创业者所认识到的自身优势或不足，可以给其带来压力或增强其创业激情。例如B企业CEO提到，“未来光伏面临比较光明的市场前景，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我们坚持住，会有我们的春天到来。”同时，基于自我觉察的创业学习也可以提高创业者的情感体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没有开始创立的那种激情了，疫情爆发促使我要去改变，因为我不改变工厂两三年后就有可能会发生问题，这是我会提前看到的。所以我今年报了北大光华的CEO班，想改变工厂，首先我要改变”（E企业）。所以，元认知知识对于元认知体验有重要影响。综上所述，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相互影响，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3 元认知体验会触发元认知知识的累积，元认知知识的积累可以进一步影响创业者元认知体验。

3.4 元认知选择的形成机理分析

案例分析发现，元认知选择是一个从决策框架制订到决策框架选择的过程。首先，不确定性感知是多重决策框架制订的关键诱因，体现为环境不确定性，如未来疫情的发展趋势、政策的调整等；行业不确定性，如行业前景不明；和企业不确定性，如企业人员动荡等3个方面。基于对多方面不确定性的感知，并结合对当前环境的判断和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预估，创业者会制订多种决策框架。

其次，决策框架的制订主要来源于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目标是创业者所有决策框架制订过程中的指路明灯，创业者以目标为导向，进行决策框架制订。目标是决策框架制订的出发点和方向。案例分析发现，创业者基于对自身、企业和环境的反思，实现认知升级，并基于元认知知识进行决策框架的制订，元认知知识为决策框架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另外，元认知体验对决策框架的多样性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元认知体验促进创业者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使用直觉。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者在制订决策框架时会采用头脑风暴、灵感、直觉等创造性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决策框架的内容。另一方面，元认知体验较低的创业者在制订决策时主要关注经济因素，随着创业者元认知体验的提升，尤其是具有较强的创业责任感和成就感的个体，会更多地追求非经济因素，如自我提升、员工发展、行业进步等。因此，元认知体验影响决策框架的多样性。同时，元认知体验还会影响决策框架的长期导向。元认知体验较低的创业者在制订决策时更加倾向于“走一步看一步”，缺少长远的规划；对于元认知体验水平较高的创业者，其决策框架的制订更为长远，更倾向于长期导向。

最后，在决策框架选择阶段，案例研究发现，元认知选择同时体现出了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的特征。因果逻辑指决策和行为建立在既定的目标之上，并由此目标出发从几种可能的方法中选择成本最低、效

率最高的方法,体现为目标导向和竞争力分析[24]。效果逻辑指个体从当下拥有的资源以及手段出发,在其可承担的损失范围内投入资源,并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结盟等方式来控制或降低不确定性[25],是一种手段导向,主要体现在“手中鸟原则”和“可承担损失”2个方面。手中鸟原则指创业者根据手头可以获得的资源,选择更为理想的决策框架,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即“手里边有哪些资源就去做什么”(D企业);可承担损失指创业者在进行抉择时,会从自身可以承担的损失,而非预期回报的角度出发,例如A企业创始人表示,“结果能再差到哪里,大不了公司干不下去了,我再回去工作。”

基于不同情境,创业者在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间切换。首先,在商业模式较为成熟的行业或企业内,盈利模式和管理模式较为成熟,创业者基于先前经验或通过模仿同行业者,可以对自身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对企业发展状况进行有效预判,因此,其决策框架选择倾向于目标导向和预期收益,因果逻辑成为其主导。而对于商业模式相对不成熟的新创企业,尤其是创新驱动或技术驱动的新创企业而言,创业者不能对企业经营状况形成较好的预估,此时效果逻辑在其决策中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例如C企业创业者利用手头客户资源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所以在商业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效果逻辑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次,在企业资源较为匮乏的情况下,效果逻辑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例如,D企业提到,“创业公司早期是手里边有哪些资源,能做什么样的事,我就去做什么。”随着新创企业的发展,企业资源逐渐积累,发展目标日渐明确,因果逻辑也日益凸显。例如在D企业获得投资后,“今年做事的思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就是目标导向。”最后,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效果逻辑更为明显。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C企业追求战略合作,“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基本上都在与我们合作”,将竞争对手转化为利益相关者,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便在商业模式成熟,因果逻辑明显的A企业,在面临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创业者也会基于效果逻辑进行决策,例如,A企业在面临突发的联通话费涨价事件后,其CEO认为的最优解是“基于现状,充分利用手头的手段和资源,让资源最大化”。所以,突发事件强化了效果逻辑。

综上所述,创业者基于环境感知,依靠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制订多重决策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元认知选择。受情境因素的影响,元认知选择在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间切换。据此,提出如下命题,并构建了元认知选择的形成机理模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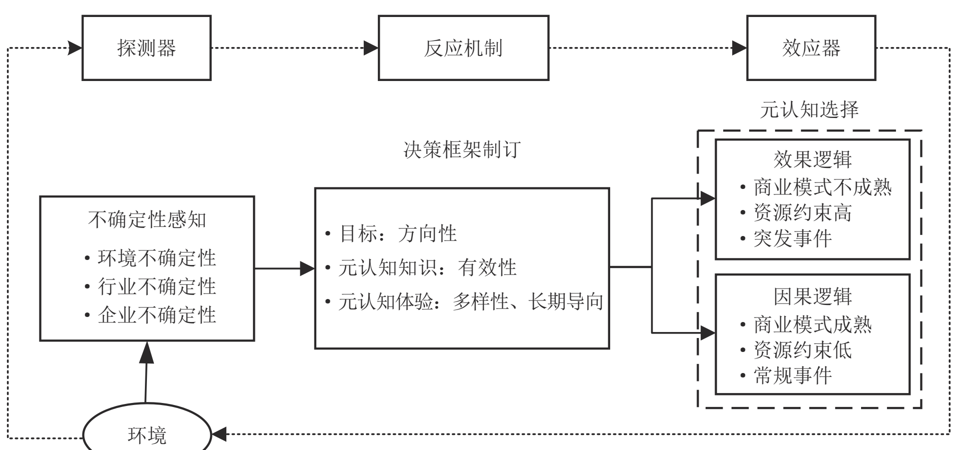


图3 元认知选择的形成机理模型

Fig. 3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metacognitive choice

命题4 目标导向为多重决策框架制订提供指引,元认知知识影响决策框架的有效性,元认知体验影响决策框架的多样性和长期导向。基于多重决策框架,创业者元认知选择在2种决策逻辑间切换,在商业模式较为成熟、资源约束较低和常规事件的情境下,创业者倾向于采用因果逻辑;反之,在商业模式不成熟、资源约束较高和突发事件的情境下,效果逻辑更为明显。

3.5 目标导向的影响机理分析

案例分析发现,创业者目标受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的共同影响。外部评估包括对环境不确定性、市

场前景、客户需求等方面的评估;内部评估包括创业者对自身的能力分析、优劣势分析、策略分析等。基于内外部评估结果间的匹配,创业者实现了目标制订。例如,E企业创始人将企业内部降低人工成本的需求与外部智能化趋势相匹配,制订了智能化转型的目标。进一步分析可知,目标制订过程中的内外部评估过程即为创业者塑造元认知知识的过程,因此,元认知知识是目标制订的基础。

目标制订后,创业者会依据完成时间和职能需求将目标分解为更小的阶段性目标和不同部门的子目标。“我们针对每个部门,每个年度、每个季度来拆分目标”(E企业)。目标分解有助于执行,同时便于评估目标进展。如前文所述,目标是创业者决策框架制订的出发点,实则分解后的目标是元认知选择过程中决策框架制订的基础,目标分解为元认知选择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另外,目标的拆分可以提升创业者的元认知体验。“因为在创业阶段,过分长远的目标都是一种奢望,不利于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B企业)。目标的拆分会降低整体目标的难度,相较于整体目标而言,子目标的可实现度较高,可以提升创业者的元认知体验。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命题,并构建了目标导向的影响机理模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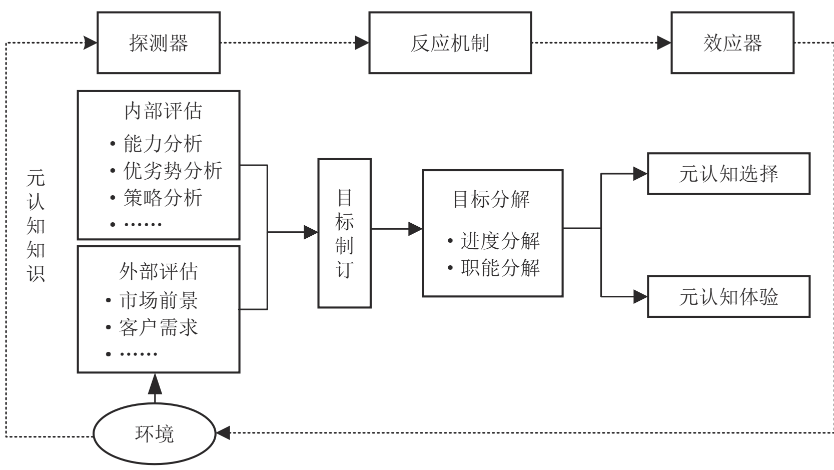


图4 目标导向的影响机理模型

Fig. 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goal orientation

命题5 创业者基于内外部评估所产生的元认知知识进行目标制订,并通过目标分解进一步影响元认知选择和元认知体验。

3.6 监控的影响机理分析

监控是创业者培养认知适应能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目标为准绳,以结果为指标,对决策过程的有效复盘,是认知适应能力得以提升的保障。监控体现为“目标—结果”监控与流程监控不断交替的过程。首先,监控不只发生在结果产生之后,还发生在自目标制订后的每一个环节。如前文所述,创业者在目标制订后会将其进行分解;基于阶段性目标和子目标,创业者进行流程跟进,“决策并不是制订好计划就执行到底,执行的过程中要去跟进”(A企业)。跟进过程中,创业者会停下来思考,参照实际结果对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复盘,而后继续执行下一个子目标或对目标做出相应调整。“目标—结果”监控与流程监控交替进行,不断循环,直至流程结束后,将最终结果与目标进行对比,并根据目标的完成情况,复盘全过程。

“目标—结果”监控对于元认知体验有重要影响,目标的实现是提升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的关键,正如E企业总经理提到,“我从来不会觉得很困难,每做成一个事情,每达到一个目标,我都有一种满足感。”而当结果与目标存在一定差距时,创业者的元认知体验会受到影响,需要创业者通过自我调节,提升元认知体验。流程监控有助于元认知知识的丰富。流程监控过程中,创业者会考虑多方面因素,例如D企业创始人表示,“我复盘一般会考虑整个流程,从最开始的决策到最后的执行,看一看到底是决策的问题,还是受到了外部干扰。”这一过程对于创业者元认知知识的丰富大有裨益。这些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会进一步影响创业者的元认知选择。例如,B企业总经理提到,“这个项目我这一年都没拿下来,我就写

了这一年关于市场方面的总结,找到自己的问题,干完这个之后突然间有信心了,觉得下一年我可以在这个方面去进行一些新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命题,并构建了监控的影响机理模型,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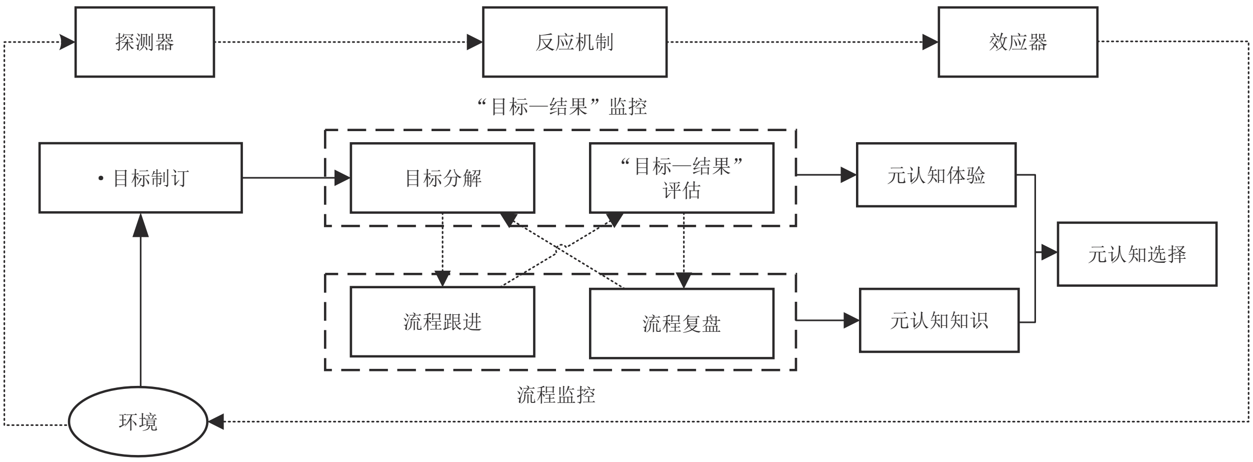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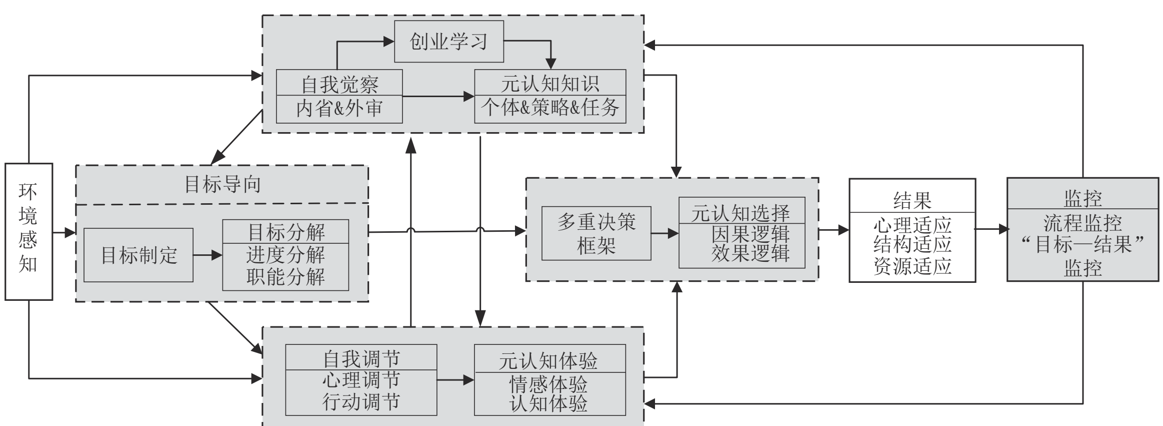


图5　监控的影响机理模型

Fig. 5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monitoring

命题6　创业者基于目标制订,进行“目标—结果”监控和流程监控,这进一步影响创业者的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选择。

综上所述,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动态过程,系统内各主体自我进化,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涌现出个体的适应行为,体现在心理适应(认知升级、积极心态)、结构适应(调整组织结构、内部整合、外部整合)和资源适应(资源多样化和资源层次)3个方面(见图1)。本文基于已有命题,构建了认知适应能力形成机制的整合模型,如图6所示。



注:灰色部分突出认知适应能力的不同维度及各自的形成机制,增加模型的层次感,可更清晰地理解模型

图6　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模型

Fig. 6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cognitive adaptability

4　案例讨论

元认知知识是指个体对人、任务、策略等相关认知事物的意识层面的理解[26]。元认知知识既关注个体内部(自我),也关注个体外部(他人与环境)。本文归纳了创业者元认知知识来源的自我觉察和创业学习2条路径。自我觉察指对人格特质、优势和局限性以及经验的检查和再认识[27],这种自我意识水平高的人会更清楚地知道他们了解什么和不了解什么。因此,通过自我觉察,管理者不仅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局限性,还可以检查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和情境因素[28]。所以,内省和外审是自我觉察的2个主要途径。另外,自我觉察也是创业者进一步学习的基础。自我觉察引发了自我评价过程,如果发

现自我与标准不一致，个人就会有动力在自我和标准之间建立一致性[29]，创业学习由此产生。而与普通学习不同的是，基于自我觉察的创业学习是一个生成性学习的过程，意味着将现有知识运用到新的情境中，不仅指知识数量的变化，也意味着系统的规则受到了挑战，与发展新规则和产生新行动密切相关。元认知知识的形成正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与生成性学习密不可分。通过生成性学习，创业者对特定领域或问题的自我意识得到更新，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塑造了丰富的元认知知识，实现认知升级，更加适应当前情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与CRISP和TURNER[30]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即个体认知的适应需要不断抑制刻板知识，激活生成性思想，通过这一过程获得认知适应性。另外，元认知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自我和他人的认知框架，从而深化创业者对个体和情境因素的理解，进而制订正确的决策框架[31]。因此，元认知知识对决策框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元认知体验是提高创业者对创业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认知因素[11]，具有认知性和情感性双重特征[32]，认知体验与情感体验共同发生。元认知体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认知状态，并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改善认知体验。案例分析发现，自我调节主要体现在行动调节和认知调节2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行动调节，创业者可以找到更完善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提升参与者对策略正确性的评价。对策略正确性的评估是创业者判断个人体验时的重要标准[33]，因此，行动调节可以有效增强元认知体验。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心理账户的认知调节方式，可以降低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增强创业者对策略正确性的评估，进而提升元认知体验。同时，即使处理结果是客观正确的，如果困难感较高，个体的信心也会下降。相反，如果解决方案是流利地产生的，个人会感到非常自信，即使认知加工的结果是错误的[34]。所以，归因和心理补偿机制等认知调节策略会降低创业者对困难程度的感知，进而提升创业者的元认知体验。虽然元认知体验是无意识、非分析推理过程的产物，但一旦它们出现在意识中，它们就会为分析判断或控制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元认知体验对决策框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EFKLIDES等[35]认为，元认知知识包含了如何、何时以及在何处使用认知和动机策略的信息，包括关于任务困难来源的归因，以及需要的努力和社会支持。因此，元认知知识的丰富对提升元认知体验有重要作用。反之，元认知体验的自我调节机制会刺激个人更快地获得元认知知识[36]。个体的元认知体验水平越高，在学习活动中越活跃，会更加积极地与他人、环境进行互动，对自身能力的自我意识就越强。正如EFKLIDES和TSIORA[37]研究发现，自我意识的存在影响元认知体验，元认知体验又可以更新自我概念。

进一步，目标导向决定了目标的设置和计划。目标的制订离不开元认知知识，尤其是任务元认知知识。任务元认知知识通过对手头任务的详细检查和分析，细化了对任务的最初认知，并针对任务及其需求进行目标设定和规划。目标产生后，个体随之制订决策框架用于实现特定目标。因此，元认知选择的决策框架来源于目标导向。一旦人们致力于有价值的目标，就会从实现目标中寻求自我满足，创造一个持续的自我激励和兴趣的来源[38]。同时，要成功地自我调节，人们需要意识到他们的目标，并监控他们的认知[34]，目标导向将环境、个体、任务、策略等加以整合，指导创业者定义其自我调节方式，为自我调节行为提供支持，进而影响元认知体验。多项研究表明，目标导向对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39]。因此，元认知体验受目标导向的影响。

不确定性是创业环境的典型特征，也被视为导致不同决策框架和战略的关键环境因素。多重决策框架的形成与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紧密相关。首先，多重决策框架都是基于目标导向产生的，致力于实现既定目标。其次，决策框架的制订离不开元认知知识，策略的多样性是以丰富的元认知知识为基础的，同时依据元认知知识对策略的选择做出具体的调控[40]。另外，积极的情感可以增强认知灵活性和启发式思维，提升应对压力和逆境的能力，更关注面向未来的任务，增加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法[41]。因此，目标导向为多重决策框架制订提供指引，元认知知识影响决策框架的有效性，元认知体验影响决策框架的多样性和长期导向。基于多重决策框架，创业者必然面临决策。元认知选择则是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SARASVATHY[42]所言，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是人类推理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同时发生，重叠和交织在不同的决策和行动情境中。当个体可以成功地整合冲突的决策框架

时,可以获得认知灵活性和适应性[30]。

监控是创业者对活动结果与目标的持续监督的反馈系统。“目标—结果”监控关注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使创业者随时掌握目标实现的速度以及目标与结果之间的距离,不断调整目标或行为。西楠等[43]指出,目标灵活调整有助于创业者警惕“惯性”与“路径依赖”,保持对环境的适应性。流程监控则关注个体实现目标的速度和效果,即根据预先指定的时间,计划的进度和完成度。通过流程监控,创业者可以实现对决策过程的再分析,即是否存在错误或缺少必要的响应,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任务处理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或者重新组织其他应对策略[33]。同时,监控可以检测和抑制刻板印象对行为的影响,当个体检测到他们对刻板印象的依赖时,监控会参与抑制刻板知识,确保它不会影响行为,并用更个性化的反应取代它[30],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元认知知识的产生。另外,元认知体验也是对正在进行的活动进行全面和持续监测过程的结果,创业者会以情感或认知的方式传达这一结果[31],正如蔡曙光等[44]研究发现,反馈对于决策信心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监控是元认知体验的重要来源。所以,元认知体验不是来源于目标本身,而是来源于以目标实现为标准的监控过程。当目标得以有效实现时,监控可以给予创业者正向的强化反馈,并进一步促进学习行为的产生和元认知知识的积累。通过影响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监控的最终结果是影响创业者的元认知选择,从而产生更具适应性的决策。

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过程体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典型特征,系统内主体通过与环境交互,在自适应的同时相互影响,产生适应性的思维模式,涌现出心理适应、结构适应、资源适应等适应行为,认知适应能力得以提升。正如CAS理论指出的,复杂适应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来自系统内每个主体试图提高自身能力的适应性努力以及系统内相互依赖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进化[45]。同时,情境特征不仅塑造着创业者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创业者的认知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更新和发展。因此,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非线性过程,进一步凸显了其复杂性特征。具体而言,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得益于元认知的发展,元认知水平高的创业者在新环境中基于元认知过程建立起自身与任务和情境需要之间快速、有效的动态互动性调节机制,使个体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因此,元认知对于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传统观点认为,较之新手创业者,连续型创业者由于具备更为丰富的先前经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46]。本文认为,新手创业者的适应性并非完全依赖于其先前经验,认知适应能力可以弥补创业者先前经验的不足,因此,对于认知适应能力较强的新手创业者而言,其适应性并不一定亚于连续型创业者。与此同时,对于连续型创业者而言,认知适应能力并非随着经验的累积水到渠成,不能用年限简单表征,而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刻意练习[47],如创业学习、自我调节、双元决策逻辑等。

5　结论和讨论

5.1　研究结论

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目标导向、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选择、监控均自我进化,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提升创业者的认知适应能力。首先,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整个认知适应过程,对环境的感知会促进创业者的自我觉察和在此基础上的创业学习,从而塑造丰富的元认知知识。元认知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的提升则是基于创业者对环境中的困难、压力等方面的感知,通过心理和行动2个方面的自我调节的结果。元认知知识的积累可以影响创业者的元认知体验,元认知体验会更新创业者元认知知识,二者相互影响。基于目标、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创业者产生了多重决策框架,元认知选择则是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实现最优决策。决策的产生并不是认知适应能力的最终结果,对结果和流程的监控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创业者通过“目标—结果”监控和流程监控,弥补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差距,从而进一步影响创业者的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选择。通过这一循环机制,创业者可以更好地认知自我和环境,提升创业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与认知体验,选择更为恰当的决策逻辑,并随时反馈调整,最终认知适应能力得以提升。

5.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深入理解创业现象的底层逻辑和认知基础是创业研究取得进展的根本路径[48],但现有研究较少从微观视角讨论创业者适应行为的来源。微观基础研究致力于厘清企业提升组织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的微观过程和机制,为企业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提升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应当引起学者的重视。本文将研究焦点从外部的、客观的创业现象扩展到创业者内部的、主观的创业认知能力维度,将个体认知差异融入组织行为差异的研究之中,验证了创业者的认知适应能力是创业者乃至创业企业适应行为产生的重要来源,是创业领域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补充。

其次,虽然认知适应能力的重要意义在创业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现有研究对于认知适应能力在创业情景下的内涵以及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认识不足。本文通过揭示认知适应能力各维度在创业情境下的具体内涵、自我发展机制和相互影响过程,拓展了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框架,更为细致地回答了创业者如何培养认知适应能力,丰富了认知适应能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弥补了现研究的不足。同时,本文通过探究认知适应能力的形成机制,验证了认知适应能力的复杂性特征。认知适应能力的多个维度不仅独立发展,彼此之间亦互相影响,不断循环,涌现适应行为,共同促进认知适应能力的培养。因此,未来研究应该突出认知适应能力的复杂性,聚焦于对其内涵及维度的解释和分析,而非仅仅关注认知适应能力的整体效果。

最后,复杂适应理论为企业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在创业研究领域的价值已逐渐得到认可[16],但是目前创业研究中对这一理论的应用尚浅,且多关注较高层次的CAS,如供应链网络管理、企业动态能力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等,对于微观层次的CAS,如个人能力和动机层面CAS的关注不足。在复杂性方法论中,每一层都可以被理解为本系统或其下一层系统属性的涌现,因此对于较微观的认知层次的CAS的关注是理解较高层次行为的基础,对于解答较低层次如何涌现属性以影响较高层次有重要意义。所以,本研究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脉络,关注新创企业内微观层次的复杂适应系统,即认知适应能力的内部逻辑,为企业内更高层次的复杂适应系统研究,如团队灵活性、组织柔性等,奠定了基础,对于CAS理论在创业研究领域的应用也有推动作用。

5.3 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体现在创业实践和创业教育2个方面。一方面,创业者的认知适应能力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训练加以培养。案例分析发现,创业者在实践中可以通过自我觉察、创业学习、自我调节等方式,有意识地克服惯性思维和刻板印象,在不同情境下有效切换思维方式,适应环境变化。因此,创业者应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培养适应性思维,提升认知适应能力,为提高创业质量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创业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创业家,而是培养有创业思维的人。所以,创业教育工作者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指导创业者进行生成性学习、培养双元决策逻辑等一系列方式,帮助创业者快速成长,提升教育质量。

5.4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①仅关注了个体层面的适应行为,但个体认知适应能力如何嵌入到企业层面,以实现组织适应,其中的涌现机制尚不清晰,这不利于创业者将个体能力上升到组织层面,影响组织适应行为的产生。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从跨层次视角探究个体适应性与组织适应性之间的联系,从而有效揭示组织适应性的来源。②通过分析创业者的语言及行为,揭示创业者的心理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未来若可以与脑科学领域相结合,运用脑电等技术手段,探究创业者认知适应能力背后独特的神经机制,可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1] MARKMAN G D, BARON R A. Person-entrepreneurship fit: why som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 as entrepreneurs than others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3, 13(2): 281 - 301.

[2] RIITTA K, SCOTT S. When does lack of resources make new firms innova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

nal, 2005, 48(5): 814 - 829.
[3] HAYNIE J M, SHEPHERD D, MOSAKOWSKI E. A situated metacognitive 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25(2): 217 - 229.
[4] BARON R A.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venture formation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inking about "what might have been"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0, 15(1): 79 - 91.
[5] HELFAT C E, MARTIN J A.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managerial impact on strategic chan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5): 1281 - 1312.
[6] FRIEDMAN Y, CARMELI A, TISHLER A. How ceos and tmts build adaptive capacity in small entrepreneurial firm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6, 53(6): 996 - 1018.
[7] HAYNIE J M, SHEPHERD D A, PATZELT H. Cognitive adaptability and an entrepreneurial task: the role of metacognitive ability and feedback[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2, 36(2): 237 - 265.
[8] ZHANG S X, CUETO J. The study of bias in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7, 41(3):419 - 454.
[9] PARAHIYANTI C R, PRAMEKA A S. Higher cognitive, the high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Indonesia, has it been always that way?[C]//Proceeding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etherlands: Atlantis Press, 2021.
[10] GAVETTI G. 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strategy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1): 267 - 285.
[11] 徐菊, 陈德棉, 胡文安. 元认知体验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1, 42(1): 110 - 127.
[12] RICHARDSON B H, BALL L J, CHRISTENSEN B T, et al. Collaborative meta-reasoning in creative contexts: advancing an understanding of collabora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team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3] NAUMANN C.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a synthetic literature review [J].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2017, 5(3): 149 - 172.
[14] 盛昭瀚, 于景元. 复杂系统管理: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新领域[J]. 管理世界, 2021, 37(6): 36 - 50.
[15] CHOI T Y, DOOLEY K J, RUNGTUSANATHAM M. Supply networks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ontrol versus emergence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1, 19(3): 351 - 366.
[16] FULLER T, MORAN P. Small enterprise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 methodological question?[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1, 13(1): 47 - 63.
[17] ROUNDYA P T, BRADSHAWB B M, BROCKMANC B K.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pproach[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6: 1 - 10.
[18] 张占录, 卫思夷. 引入土地发展权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框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6): 147 - 161.
[19] 罗家德, 曾丰又. 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 41(12): 112 - 134.
[20] 王扬眉, 梁果, 李爱君, 等. 家族企业海归继承人创业学习过程研究——基于文化框架转换的多案例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3): 120 - 142.
[21] 毛基业, 陈诚. 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艾森哈特的新洞见——第十届"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6)"会议综述[J]. 管理世界, 2017, (2): 135 - 141.
[22] KIM L. Crisis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8, 9(4): 506 - 521.
[23] BARNEY G G.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4] 苏晓华, 陈嘉茵, 张书军, 等. 求财还是求乐? ——创业动机、决策逻辑与创业绩效关系的探索式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2): 116 - 129.
[25] 李怡欣, 赵文红, 郭菊娥, 等. 从学者到创业者:决策逻辑对学术创业过程的影响[J]. 科学学研究, 2021, 39(4): 703 - 712.

［26］ FLAVELL J H.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9，134(10)：906－911.

［27］ ECKROTH-BUCHER M. Self-awareness：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 basic nursing concept［J］. 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2010，33(4)：297－309.

［28］ YOUNAS A，RASHEED S P，MEHMOOD F，et al.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self-awareness in managerial practice：a qualitative study of nurse managers ［J］.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2021，29(4)：785－793.

［29］ LEWIS J A，HIMMELBERGER Z M，ELMORE J D. I can see myself helping：the effect of self-awareness on prosocial behaviou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21，56(5)：710－715.

［30］ CRISP R J，TURNER R N. Cognitive adaptation to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1，137(2)：242－266.

［31］ EFKLIDES A. Metacognition and affect：what can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tell us about the learning process?［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2006，1(1)：3－14.

［32］ 柳武妹，王雪枫，严燕．元认知体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11)：86－98.

［33］ EFKLIDES A. The systemic nature of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M］. Boston，MA：Springer，2002.

［34］ EFKLIDES A. Metacognition：defining its facets and levels of functioning in relation to self-regulation and co-regulation ［J］. European Psychologist，2008，13(4)：277－287.

［35］ EFKLIDES A，PAPANTONIOU M P，KIOSSEOGLOU 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chool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and feelings of difficulty：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bility，affect，age，and gender ［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1999，14(1)：57－69.

［36］ BASTIAN B，ZUCCHELLA A. Entrepreneurial metacognition：a study on nascent entrepreneurs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22，18(5)：1775－1805.

［37］ EFKLIDES A，TSIORA A.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self-concept，and self-regulation ［J］. Psychologia，2002，45(4)：222－236.

［38］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an agentic perspective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1)：21－41.

［39］ LIU S，LIU M. The impact of learner metacogni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on problem-solving in a serious game environment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20，102(1)：151－165.

［40］ 刘电芝，杨会会．几种策略选择模型的发展轨迹与比较［J］．心理科学，2008，171(1)：156－159.

［41］ BARON R A，TANG J，HMIELESKI K M. The downside of being ‘up’：entrepreneurs’ dispositional positive affect and firm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1，5(2)：101－119.

［42］ SARASVATHY S D.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2)：243－263.

［43］ 西楠，彭剑锋，曹毅，等．OKR是什么及为什么能提升团队绩效？——柔性导向绩效管理实践案例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41(7)：116－138.

［44］ 蔡曙光，张笑，冯廷勇．“先扬后抑”vs.“先抑后扬”：反馈顺序对决策信心建构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6，39(3)：686－692.

［45］ ANDERSON P. Complexity theory and organization scie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9，10(3)：216－232.

［46］ GUSTAFSSON V.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lndividuals，tasks and cognitions ［M］.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

［47］ BARON R A，HENRY R A. How entrepreneurs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excel：insights from research on expert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0，4(1)：49－65.

［48］ 李炜文，于晓宇，任之光，等．中国情境下战略与创业微观基础研究机遇与挑战——首届战略与创业微观基础学术会议综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33(6)：175－182.

（下转第174页）